

散文 第二名



侯雅文

出生：民國58年生

學歷：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

現職：博士班學生

創作理念

創作，是最真實卻也是最不真實的事。它可以重現生活，也可以創造生活。我們可以服膺於集體社會意識，毅然扛起為大我發言的重任；也可以蝸閉於小我心堡，獨唱悠悠。創作讓人忘了自由的存在，因為創作本質即是自由。

年紀愈大後，愈無法否認童年是無憂無慮的歲月。自由的童年於是成為創作最佳的觸媒。這是我寫作這篇文章的創作動機。

失聲的碾米廠

一連幾天，我被打地樁的巨響驚醒。單調、沈重的敲擊，彷彿滿胸激憤的巨人在跺腳。意識朦朧中，以為回到七〇年代童年居住的碾米廠。彼時，早晨七點鐘不到，碾米機器的馬達已大聲嘶吼。在它上方，僅隔幾公分厚的樓板上，我們也從睡夢中被驚醒。剛才，夢隨著機器聲裂成鉅齒狀。樓下，長條掛鐘垂著黃褐色的銅擺，七點過後才慢條斯理地敲出輕脆的響聲。房間裏一片閤靜，母親的被褥早已疊好，並收入衣櫥裏，只剩滿屋子的糠灰在旋舞。

這些，妳都還記得嗎？

爸說，政府打算將碾米廠所在的那條馬路拓寬，因為那是通往市區的要道之一，周遭地價節節升高，是可預見的「錢」景啊！大伯樂得想把寒酸的碾米廠拆掉，改建大樓。他認為舊式碾米廠是夕陽行業。現代化的製米，從收購稻穀、精碾，到全省連鎖便利超商內包裝精美的白米。這早已不是昔日小本經營，靠雜貨店批發或街坊零買的舊式碾米廠所能與之競爭。繁忙的工商社會，誰還有閒情到米店去論斤稱兩呢？更何況家裏的女孩全嫁了，唯一的男孩想到台北發展，而碾米廠又實在太老舊了。

如果妳仍在國內，想必會驚惶地張嘴，希望那個包孕我們童年喜怒哀樂的碾米廠，永遠存在吧！

妳寄來的照片收到了。媽看到妳的下巴越來越尖削，疼惜地說：在我們姊妹中，妳長得最豐美的，卻也在小時候最常挨打。因為白天來自各方叫米的電話響個不停，她必須趕緊騎著車把米

送到顧客手上；遲了，顧客便會向奶奶抱怨。而你卻經常不識相地在旁吵著要抱，假如沒得到滿足，就賴在地上，大聲哭泣。你知道嗎？她只是大家族中的二媳婦，娘家又窮得沒有嫁妝，怎敢怠慢工作，光哄著你玩呢！因此，她一心急，便拿起用來束綁腳踏車上米包的皮帶，往你身上狠抽。小小的你顛躓地逃入通往內室的長廊裏，撲面是如群蚊飛舞的糠灰及機器的怒吼。你還不時回過小臉，張著嘴巴，舉手揩淚；即便腳踏車已迴轉穿越數條巷道，她彷彿仍能聽見你那痛徹心扉的哭聲。

她常撫著你寄來的照片說：怎麼才一年不見，就瘦這麼多！又後悔從前不該將鞭牛的狠勁用在你身上。我想告訴她：你的瘦是肇因於不幸的婚姻，與她無關；卻不知如何切入她喃喃不絕的自疚中。

你婚後不久，奶奶上台北家裏住過一段時期。因為疾病的摧折，她髮絲嚴重花白，膚色臘黃，全然不是以前威嚴尊貴的樣子。和她講話，必須好半天才等到她慢慢轉過頭來，回答一聲：「哦！」幾次，我順著她的目光望去，看到的只是一堵灰白的牆壁。或許，她的視焦並非停留在牆壁上，而是投向某個已逝的遙遠時空。她曾是一位高貴的婦人，總是端坐在事務桌旁，閒閒地拿根牙籤擱在嘴裏咬，靜定地監看長廊外店裏忙碌的情況，偶爾朝地上啐一口籤渣。晶亮的摺絲琺瑯手環滑落攏住她雪白的臂肘，隨著手腕的擺動，環上許多琉璃片閃爍亮光，十分好看。隔著糠灰，我常覺得她是一尊不可碰觸的佛像。

可是，有一天，「佛像」竟然慌張失措起來。三孀的大兒子痛苦地被攙扶下樓，俊秀的臉龐溢滿淚水與汗珠。他的肛門因強力推擠堅硬的糞塊而紅腫，所有的大人束手無策。奶奶焦急地說：「女孩子那樣多，沒有一個便秘，偏偏讓這個金孫兒受苦。」她立刻在數十根縫米袋的長銅針裏，挑出最光滑的一根，將針孔那端插入堂哥的肛門內，輕輕翻攪。第一次，我看見她旗袍高領處的水晶別針歪斜著，散亂的髮絲沾滿晶亮的汗水。堂哥肛門內的糞塊掉落在她雪白的手腕上。

好幾回，她收起呆滯的眼光，吃重地從安樂椅上站起，對著我喊你的名字，然後步履遲緩地走入廁所，將門半掩。當我們仍延續著童年對她的敬畏而不敢接近她時，只有你常陪她聊天，所以我們家中幾個女孩子，她只揀你的名字記住吧！

後來，一個普普通通的晚上，二堂姊打電話來說：奶奶去了！我們連夜趕回碾米廠。車子滑駛在被稻苗浪包夾的高速公路上，呼嘯而過的風聲聽來像遙遠的碾米

聲。

晨曦初上，照耀一夜未眠的碾米廠，顯得老態龍鍾。藍白條紋的帆布篷在「首田碾米廠」的招牌下懶懶伸攤，支撐的細竹竿插入儲米槽旁小小淺淺的排水溝裏；排水溝裏沈澱數十年變黑的檳榔汁痕，就像碾米廠臉上的老人斑。原本就不規則突出的石塊，此刻像幽暗的喉結，被竹竿攪出噁噁的吐痰聲。順手折了金箔小船，追想童稚的妳我放帆溝中，嘻笑擊掌的情景，只怕，乾涸的淺溝無能複製彼時的歡況吧！三兩隻雀兒愣著頭，佇立在泥地上，錯愕地跺腳，是不解人生喧嚷呢？抑或是嗟嚟往常覓食的量米平台已荒蕪？

量米平台稱座與下面泥磚間的縫隙充滿黃灰的粉末。稱座上隨銅砝碼移動的衡尺，因砝碼被推到尾端而沈沈下垂，如今稱座已纏滿蛛網，似乎久未使用。

記得以前，伯母總能看懂牆上小黑板記錄密密麻麻的訂單，迅速地移動砝碼，將稱好的米裝入布製的米袋子內，扭轉袋口，隨即纏繞紅色尼龍繩，繫上牢靠的單翅結。粉撲撲的米包才下地，很快便被拎走了。我仍怔怔地望著伯母臂下，剛剛懸空停在兩根鐵棒中間不偏不倚的衡尺，驚嘆它神奇的「平衡」演出。

而今，我伸手挪動滯重的砝碼，它倏地往上彈跳，與鐵棒撞擊，激出一聲脆響。蛛網扯裂了，塵埃輻射散開，有幾粒掉到泥磚底下的稱盤裏。小時候，我們在這兒搬玩刻著5.2台斤、10.2kg圓扁石砝碼，模仿大人，玩起秤東西的遊戲，而妳，最喜歡扮奶奶。

奶奶躺在未分家以前，我們睡覺的那個房間。穿過長廊，登上水泥階梯，便與結滿塵垢的紗門打上照面。我被擠在窗前，看見房內站滿了人，卻一片寂然。壽被將奶奶的身軀蓋住，只隆起二條細細長長的腿影。

避開擁擠的人團，我走向房間的另一邊，看見媽媽從前所用的梳粧台還在，但鏡子已經掉下一大塊，殘留紅漆書寫的「祝賀」字樣，像一句咽住的話。貼著薄薄塑膠花紋的木製樓板，已被磨得斑斑駁駁，接縫處塞滿陳舊的糠灰。假奴，用小髮夾把糠灰戳掉，湊上眼睛往下覷，便看得見一樓廠房內稱座模糊的形影。

也許妳還記得那些下著大雨的冬夜，從散佈著黃褐水漬的木質天花板滴滴答答落下冰涼的雨珠，摔碎在地板的塑膠花紋上，彷彿一朵朵帶露的水蓮。母親除了準備許多面盆接雨外，還得在屋內架起一根一根晾衣竿，把衣服一件件掛在上頭，包

中的孩子：「留下來，好嘍？阿公蓋樓房給你住。」孩子確始終沒有答話，只顧玩耍伯父臂上的麻紗。

奶奶的靈堂設置在長廊盡頭，香煙不斷冉冉飄起，誦經聲流盪在長廊內，激起陣陣迴波。此刻，長廊顯得特別寬大，讓人感到陌生，沒有堆積纍纍的米包，沒有此起彼落「蓬萊幾斤」、「在來幾包」的吆喝聲，更沒有密密麻麻揮之不去的米糠灰，只剩失去遮蔽而赤裸著的水泥粗牆。

我能清楚地看穿長廊，直到內室，那只長滿褐斑的銅擺鐘，靜止在七點十二分。長廊成了沒有時間的宇宙深溝。暮色四處渲染，不知那空盪盪的碾米槽，是否感到餓？

習慣地抓起一把米糠拌入剩飯，如同從前一般，拿到三樓的露天陽台上，去餵那些籠裏的母雞。那知雞籠早已長滿鐵鏽，歪斜在角落。嬰兒車、舊電視機佔據了它原本的地盤。盛放水、飼料的塑膠長槽卡在另一角落的兩根鐵欄杆間，向天張開乾涸的嘴巴，雞隻恐怕已離去很久了。

街燈微微地散著光，腳踏車少見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塞滿街道的汽、機車。霓虹燈懶懶地眨眼，無法相信離開這裏已經二十年了，那些回憶卻還歷歷可數……

該是妳餵雞的時候，賣甘草芭樂的小販正好搖著竹槓撻過店門口。你從盛滿白米的槽裏，鑽出身子，全身沾裹白粉，渾像一個小精靈。我在房內隔著小窗，想摸防火窄巷對面的大樓，被躡手躡腳走進房間的妳嚇了一跳。妳偷偷地拿走母親藏在衣櫃裏的五毛錢，緊捏在掌心，拉著我追上剛剛走過賣甘草芭樂的小販，買取一串沾滿紅色梅粉的芭樂，然後逃到阿水伯的米糕鋪前，並肩坐在水泥橫欄上，品嚐這得來不易的珍品。

天邊的殘雲有美琪香皂的味道。我們捨不得將嚼了好幾遍的芭樂渣吞下，兩人只好嗯嗯啊啊的對話。驀然黑影蔽空，回頭便看到震怒的母親站在背後。她扯下你手裏的甘草芭樂，擲到地上，並拎起手足亂舞的我們，朝在天空裏飛旋倒立的碾米廠走去。

而今，阿水伯米糕鋪前的水泥橫欄已被救平，不管我如何用心回想，它都無法真真實實地恢復原狀，就如同曾在那水泥欄上偷吃芭樂的女孩，也難再一起共嘗那鄉土的美味了。

中的孩子：「留下來，好嘍？阿公蓋樓房給你住。」孩子確始終沒有答話，只顧玩耍伯父臂上的麻紗。

奶奶的靈堂設置在長廊盡頭，香煙不斷冉冉飄起，誦經聲流盪在長廊內，激起陣陣迴波。此刻，長廊顯得特別寬大，讓人感到陌生，沒有堆積纍纍的米包，沒有此起彼落「蓬萊幾斤」、「在來幾包」的吆喝聲，更沒有密密麻麻揮之不去的米糠灰，只剩失去遮蔽而赤裸著的水泥粗牆。

我能清楚地看穿長廊，直到內室，那只長滿褐斑的銅擺鐘，靜止在七點十二分。長廊成了沒有時間的宇宙深溝。暮色四處渲染，不知那空盪盪的碾米槽，是否感到餓？

習慣地抓起一把米糠拌入剩飯，如同從前一般，拿到三樓的露天陽台上，去餵那些籠裏的母雞。那知雞籠早已長滿鐵鏽，歪斜在角落。嬰兒車、舊電視機佔據了它原本的地盤。盛放水、飼料的塑膠長槽卡在另一角落的兩根鐵欄杆間，向天張開乾涸的嘴巴，雞隻恐怕已離去很久了。

街燈微微地散著光，腳踏車少見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塞滿街道的汽、機車。霓虹燈懶懶地眨眼，無法相信離開這裏已經二十年了，那些回憶卻還歷歷可數……

該是妳餵雞的時候，賣甘草芭樂的小販正好搖著竹槓撻過店門口。你從盛滿白米的槽裏，鑽出身子，全身沾裹白粉，渾像一個小精靈。我在房內隔著小窗，想摸防火窄巷對面的大樓，被躡手躡腳走進房間的妳嚇了一跳。妳偷偷地拿走母親藏在衣櫃裏的五毛錢，緊捏在掌心，拉著我追上剛剛走過賣甘草芭樂的小販，買取一串沾滿紅色梅粉的芭樂，然後逃到阿水伯的米糕鋪前，並肩坐在水泥橫欄上，品嚐這得來不易的珍品。

天邊的殘雲有美琪香皂的味道。我們捨不得將嚼了好幾遍的芭樂渣吞下，兩人只好嗯嗯啊啊的對話。驀然黑影蔽空，回頭便看到震怒的母親站在背後。她扯下你手裏的甘草芭樂，擲到地上，並拎起手足亂舞的我們，朝在天空裏飛旋倒立的碾米廠走去。

而今，阿水伯米糕鋪前的水泥橫欄已被救平，不管我如何用心回想，它都無法真真實實地恢復原狀，就如同曾在那水泥欄上偷吃芭樂的女孩，也難再一起共嘗那鄉土的美味了。

風不定，碾米廠的招牌也隨之搖搖欲墜。才六月底，莫非秋天提早到來！

今天是戊寅年七月初十，白露。我坐在八樓高的台北新家，享受清冽的冷氣，給妳回信。妳要我拍幾張新家這幢大樓的照片寄過去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件難題。首先，從八樓往下拍，只能照到公共庭園。站到路上拍，又恐近拍無法攝取全景，遠拍則影像太小；況且必須湊合不同角度拍攝的鏡頭，才能得到整棟大樓的全貌。其次，屋內太寬敞，房間彼此隔得很開，我得花好幾張照片，局部重複拍攝，才能向你解釋媽如何在客廳與廚房間忙碌走動，爸得穿過臥房，才能來回於前後陽台，植花施肥。而我又如何時而蟄伏於臥室，時而藏身於書房，像害羞的穿山甲。我真不希望妳拿到厚厚的一疊照片，卻感到都市的家怎會那樣「支離破碎」、「難以湊合」。

爸說，將以台北的新居做為歸根之地。他把後陽台佈置成一系列蘭園，像他從前在碾米廠三樓陽台上所經營的那樣。下班後，若不是為那些蘭株細細濯葉，便是呆坐在電視機前看一幕幕單調而重複的拳擊賽。一天傍晚，我從書房裏走出來，不意與他微駝的背影照面。襯著殷紅的落霞，我竟像看見老態龍鍾的碾米廠。

母親告訴我，父親不願兄弟為了爭奪祖產而失和，便放棄他那份對碾米廠的繼承權，打算在台北終老。風吹來，蘭花欲定不能。父親對碾米廠改建的那番話，在我腦海裏，如一縷白虹，雖不明也不絕。

妳因婚姻不幸而避走海外，妹妹擔任空服員經常一出國是十幾天才能回來，而我也將赴外地求學。從前，在碾米廠聚成一堆的孩子，已四分五散了。不久，老舊的碾米廠將為簇新摩天的大樓取代，更多的小家庭將匯聚在那裡，日出，夜入，更替，流逝。近來，我眼前經常出現一片景象，億萬顆米在輸送帶上身不由己的旋轉奔馳，彷彿街道上擁擠的人潮，篩出的糠灰也隨風四處飄揚。是啊！我們就好像粒粒稻米，而整個社會是座巨大的碾米廠。「分」「散」是不可抗拒的宿命吧！

轟隆的打樁聲又響起，可是我不願醒來。何時再能聽見碾米廠的嘶吼聲呢？夢裡嗎？如果打樁聲能喚起這場夢，我期待。